
“傣族进口媳妇”——中缅跨境婚姻中女性身份认同与建构

莫力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08 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缅跨境婚姻的一些特点并对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傣族村寨几个缅甸媳妇生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介绍了这些嫁到中国来的缅甸傣族女人的生活情况以及她们嫁到中国来以后，她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样的以及她们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建构的。

关键词：中缅边境 跨境婚姻 身份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和介绍

在全球化的时代之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经济情况较中国差的国家的移民越来越多的流动到中国来。“婚姻”就是一种主要的流动方式。近几年来，关于跨境非法婚姻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从云南入境嫁到其他省份的缅甸媳妇被曝光和遣送回国的案例比比皆是。

中国政府关于涉外婚姻的政策明确规定，民政部的《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中规定，涉外婚姻中，外国人必须持的证件是：1.本人护照或其他身份、国籍证件。2.公安机关签发的《外国人居留证》或外事部门颁发的身份证。3.经本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关）和我国驻该国领事馆认证的由本国公证机关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或该国驻华领事馆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其实涉外婚姻合法化并不难，可是对于缅甸人来说，他们很少人能够拿到护照，并且缅甸外交部不可能给她们出示任何证明身份和婚姻状况的材料，她们根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办理这些证明，缅甸政府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来规范这样的涉外婚姻。这些种种的政策弊端造成了网络上新闻报道的种种事件：娶了缅甸“媳妇”，几年后，被警察发现将“妻子”和孩子遣送回缅甸，造成了“妻离子散”，警察成了现代版的“法海”。

然而这样的情况在云南德宏的中缅边境城市略有不同，德宏州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 503.8 公里，两边人民的流动频繁，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两边人民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缅甸女人愿意嫁到中国来，在边境城市瑞丽的靠边境线的寨子里，差不多有一半的媳妇是缅甸人，当然她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非法婚姻，她们都是非法居留，针对这一问题，当地政府不可能将她们全部遣送回国，因为首先，她们的人数太多，大多数都已经生儿育女，采取强制措施将会导致太多家庭的破裂，也将浪费太多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其次，德宏州就位于中缅边境，边境线上地形复杂，很多小路和小河都可以互通有无，在边防武警和警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们都可以很方便往返于两国，如果上午将她们遣送回国，她们晚上就能再回来看她们的孩子和老公，管理非常不便。所以当地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持观望和监控的态度，让所有的缅甸媳妇都在警察局登记备案。所以，在德宏州，缅甸媳妇和当地人和睦的生活在一起，作为外人的我，如果不是深究的话，根本看得出来她们的异国身份。与中国其他省份不同，德宏州的缅甸人特别多，从商的人，打工的人在街上随处可见，而作为嫁到中国来的缅甸媳妇来说，她们的身份尤其特殊，虽然在这里她们暂时没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可是作为游走在两个国家之间，没有确定身份的人，她们的根到底在哪里？她们离家很近但是又很远。当地的年轻人都喜欢将她们称作“进口媳妇”或是“进口货”，有时带有一点贬义，有时也是说笑玩而已。

二、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的特点

笔者的田野调查点位于距离中缅边境 60 公里的德宏州盈江县，这里主要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等。每个少数民族的村寨都有缅甸媳妇，笔者选择了人口最多的傣族作为调查对象，笔者主要的田野点是一个傣族村寨叫做官纯，虽然这个寨子只有四个缅甸媳妇，但是她们各具特色，并且通过官纯，我还认识了很多其他寨子的缅甸媳妇，这对我的调查来说帮助很大。根据田野调查和采访，笔者总结了中缅边境跨境婚姻的几个特点，中缅边境跨境婚姻具有一下几个特点：

1. 同族群内通婚

嫁到德宏来的缅甸媳妇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和当地少数民族同族源的族群，嫁到汉族村寨的缅甸媳妇极少，所以在当地，这些和当地人是能够沟通和交流的，他们都说一样的民族语言，缅甸的克钦人一般都嫁给德宏的景颇族，傣族就嫁给傣族，同一族群内跨国通婚是当地一个主要的特点。她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2. 成本低

中缅跨境婚姻成本低，这个概念是从景颇族村寨当地人口中说出的，她告诉我：“跨国婚姻成本低啊，呵呵”。根据她所说，收集资料，发现跨国婚姻确实成本要比娶本地媳妇低很多，在傣族或者景颇族地区婚姻成本较高，程序复杂，订婚就需要男方家送往女方家两头猪和聘礼，聘礼虽然是根据男方家情况而定，但是少于一万五，就会被人看不起，结婚的时候还要再向女方家送两头猪，而且还有很多繁琐的礼节需要完成，在傣族人家看来，傣族结婚是非常铺张浪费的行为，而不管是请客吃饭，还是嫁妆规模，也确实如此。而娶缅甸媳妇，这里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准备什么，也没有那么多礼节，带着聘礼去（只需要钱），也不用在女方家办酒席，同时，女方家也不用准备嫁妆，男方家直接就可以将姑娘带回家，而聘礼钱只用给到娶当地媳妇的一半钱或者更少。这对于一些急着娶老婆或者没有钱娶老婆的当地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和中国有一定的联系

官纯寨的三个缅甸媳妇都有着一定中国背景，可以说都是拥有中国血脉的缅甸人，她们的直系亲属中都有人是曾经从中国去缅甸的，其中一个缅甸媳妇的奶奶就是官纯寨的人，还有一个缅甸媳妇的母亲是盈江县太平镇人，大跃进时期跑到缅甸去的，另外一个缅甸媳妇的父母是江西那边的汉族，然后打抗日战争的时候来到云南，后来跑到缅甸去的。而最近嫁来的缅甸寡妇，这家的男方家是 23 年前从缅甸回来的，同样也是大跃进的时候从中国跑到缅甸的。其他村寨的缅甸媳妇也有相同的情况，一或是缅甸家里的某个亲戚因为生意或者亲戚关系在德宏有熟人，有人托他们给说媳妇，于是就找到了在缅甸的她们。二或是她们的直系亲属还在中国生活，直接把她们接过来玩或者直接娶进门。三或是中国这边的家庭熟悉缅甸那边的某个家庭，互相介绍年轻人认识牵线搭桥。四或是女方到中国来打工认识了当地的小伙子，又或是男方到缅甸做生意认识了当地的姑娘。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的选择都依靠一定的跨国背景，要基于一定的地区情况了解，才会做出婚姻选择的行为。这与新闻里说的其他省份买卖缅甸媳妇的情况有所不同。

4. 女方的家庭条件普遍不好

在这些跨国婚姻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嫁到中国来的缅甸媳妇她们娘家的经济条件都很差，嫁到中国是帮助了她们的家庭，中国人给的“聘礼”虽然不多，但

是对于她们的家庭来说也是几年的收入了，而且打发出去一个女儿去中国生活还能得到一笔钱，对于父母来说一件好事。笔者调查的所有缅甸媳妇在缅甸都有很多的兄弟姐妹，生活非常困难，有的家庭甚至没有电，所以能够来到中国，对于她们来说，无疑是生活的巨大的改变。而且嫁到缅甸她们要干的活比在中国干的多的多，作为她们的父母，一般有人来说媒可以嫁到中国去，都很愿意。

5. 缅甸亲戚来访

官纯的四位缅甸媳妇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缅甸亲戚来访，到来 20 年的黄世美来访亲人要少些，因为家中父母已经去世，其他亲戚也不多来往。其他三人都与家中亲戚来往频繁，家中亲戚每年都有很多到中国来玩，基本上缅甸农闲的时候都会有一两人到寨子里来。而其中有两位媳妇家中有多人到中国来打工，住在官纯家中，并且她们帮助找工作，因为缅甸农活比较简单，而她们缅甸家中兄弟姊妹都很多，所以不需要这么多人做活，到中国打工的人也就很多了，虽然是两个国家，但是来往很方便也很频繁，他们从缅甸来同样找工作做，并且生病了有的人也会到这里来看病，她们说这里的医院要比缅甸的好很多。

6. 回母国频繁

这四个缅甸媳妇都心系母国，询问到自己是哪国人时，都反应自己是在缅甸出生的，那就应该是缅甸人。她们刚嫁到中国的时候回母国的频率很高，一年两三次，除了到来 20 年的黄世美，她刚嫁到中国的时候，交通还不方便，回家要走路加坐车，两天才可到达，一年就回家一次。后来嫁过来的这三个，家也都在密支那，只是交通便利，只需要 5 小时就可到家了，所以她们刚刚嫁过来的时候，每年都回家两三次，但是生了孩子就不一样，要带小孩，家庭观念加重了，她们说，加重的老人和孩子都要照顾了，就不能经常回家了，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不能把他们带回缅甸，又不能留在这边让老人照顾，只能等到孩子大一些才能回去，她们回家都带小孩回去，但是丈夫就不一定了，一般情况，丈夫是不跟去的。如果不回家，她们都会到县城照照片，然后寄给家人，牵挂最多的就是自己在缅甸的父母，黄世美家中父母去世之后，她就两年多都没有回家了，她的孩子也没有回过缅甸，其他三位缅甸媳妇也都表示自己非常思念家中的母亲。

7. “婚姻工具”

寨子里的村民都将这几个缅甸媳妇当做外地嫁过来的媳妇一样看待，没有特别的国别意识或者歧视，虽然她们中三人没有户口，没有结婚证，但是大家都认可她们是这个寨子的媳妇。可是，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家是娶不到媳妇才娶的缅甸媳妇，说起来都有一丝同情的语气。而且在问道寨子中的年轻男子，他们愿意娶缅甸媳妇吗？他们都说不愿意，不要“缅甸货”，说娶过来是“黑人黑户”。不过这些都是年轻气盛的青年男子所言，在景颇族寨子木果，那里有一对缅甸媳妇就是男方到缅甸做生意，看上了那里的女子，娶回中国的，官纯寨子的缅甸媳妇黄世美和自己的丈夫同样也是这样认识的而来到中国的。傣族对于婚姻的态度很民主，只要相爱，家庭背景那些家里人管的不多，也很少有说亲或者相亲的情况，都是小伙子和小姑娘自己谈恋爱决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适用于这里。然而娶缅甸媳妇多是父母要求，寨子里三个缅甸媳妇都是由父母决定的从缅甸娶媳妇，一个是 40 岁还没有找到老婆，寨子里人说他不会“说媳妇”，于是就拜托寨子里的缅甸媳妇惠帮他说了个媳妇。而惠的公婆告诉我，当初娶缅甸媳妇是因为家中老大在读书，老三太小了不能结婚，家中活太多了，忙不过来了，没有合适的人选，就想到缅甸去帮老二找个媳妇，这样娶回家来能帮家里很多，家里在缅甸有亲戚，就说合了惠，然后就给了礼钱，将惠带回了家中，先让

两人熟悉，过了三个月，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意见，就在家办酒请客了。另外一个缅甸媳妇梦，寨子里的人都说她是被“骗”到中国来的，因为她的老公吸毒，从十六岁就开始了，家里人害怕他讨不到老婆，家中母亲就去找在缅甸的姨妈，就将姨妈所在寨子的年纪比自己儿子大9岁的梦“骗”到家来了，到来第二天就办了酒席，一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梦才发现她的丈夫吸毒，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从寨子里人所述和寨子中的几个个案来看，中缅婚姻工具性很强，一方面中国当地人也认为缅甸人喜欢到中国来，因为缅甸生活不好，以大国自居，就将缅甸媳妇当做一直交换的工具，她们履行妻子的义务，就能享受到中国的良好生活环境，本着这样的思想，能够很“便宜”就娶到好看的老婆来实现妻子和媳妇的功能就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特别在一些难娶老婆的人群中，娶缅甸媳妇绝对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她们的婚姻开始的时候工具性的原因大于感情性因素。

三、身份认同的建构

1. 生活的适应

每个缅甸媳妇背后都有很多辛酸的故事，其实在傣族农村，每个出嫁的媳妇都是辛苦的，她们从嫁进门的那一天，就要洗家里所有的东西，此后公婆，做农活等等，就算是生小孩也不能停歇，这就是勤劳的傣族妇女形象。那么缅甸媳妇嫁到中国来，当然是要向中国傣族媳妇的形象靠拢了，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对于她们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细致到中国钱怎么用，中国的东西怎么卖，都要学习，具体到各种农用工具怎样使用，送礼的规矩还有柴房的规矩，这些都会有区别，并且每一样都要学习并且和寨子里的其他妇女保持一致。她们都反应，嫁到中国来，很辛苦，中国的农活太多了，而且种的东西品种又多，和缅甸的不一样，她们做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在缅甸家中，兄弟姐妹很多，自己干活很少，嫁到中国来，自然是什么都要自己做了，而且没有亲人在身边，所以经常流泪。在生活习惯方面，也有一些冲突，例如缅甸吃辣椒很多，但是中国傣族吃的不怎么辣，她们在缅甸经常去柴房供奉，但是在中国只有老人才经常去柴房，她们就不能经常去了。但是，她们都是同族内婚，语言交流没有问题，要去县城买东西或者是和其他民族交流的情况也很少，而且由于电视等媒体的作用，她们到中国一年左右就会说一些汉化了，到来十年的缅甸媳妇现在已经没有语言障碍了，而且她们生活范围最广就到县城，不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交流最多的就是自己寨子的傣族，所以这样也使她们更快地融入当中，参加寨子妇女协会的一些活动，同样的语言使她们能够交流，更快地适应。

笔者所接触的缅甸媳妇她们都和我一起去参加寨子和镇上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亲戚家的婚礼，过春节的联欢活动，虽然她们做的饭的口味确实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可是当我们一起走在街上玩的时候，她们也是我的傣语翻译，也紧张的置办着过年要用的东西，虽然缅甸不过春节。在我看来，她们都已经完全融入了村寨的生活。

2. 自我身份认同的特点和建构

没有中国公民的身份并没有影响她们的生活，她们还是能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交流没有障碍，而且她们都嫁到农村，干农活，也不涉及需要身份证的工作，而且她们的农村医疗保险可以挂靠在丈夫名下，生病了也有一定的保障，而现在户口又不涉及到分田地和分东西，孩子都落户在丈夫家。所以对于她们来说，生活在这个地方，就是嫁过来的，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家都是在缅甸，不会因为

了一个户口她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她们的归属感最重要的是对家的归属感，归属感和在寨子里生活的年限和家人对她们和周围人对她们的态度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等等条件决定的，而身份证只是能让她们有一定的安全感，对她们来说，最能让她们有安全的就是她们的孩子，说到户口，她们都说孩子是中国户口了，自己无所谓，只是回家的时候不方便，如果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她们就需要偷渡回缅甸了，而且不敢在中国乱跑，想去哪里旅游都不敢去，昆明也不敢去，因为她们听说坐车要查身份证，她们都说有警察到村子里来登记过有几个缅甸媳妇，让她们去莲花山乡的派出所了解过情况，问了她们一些基本信息，她们以为是要给她们办户口了，但是过了两年多了还是没有消息。她们并不知道中国关于外国人跟中国人结婚的任何法律，她们也没有关心过办结婚证和户口的事情，因为这对于她们来说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在她们看来自己是缅甸人是不争的事实，而她们只是选择了一个她们结婚的地方和生活的地方。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些在德宏中缅边境生活的缅甸媳妇她们确实是将她们嫁到的村寨看作了自己活动区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她们原来生活场域的冲击并不是很大，她们并没有把自己当做外国来的“外来人”，对于她们来说，不是选择了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种文化，而只是选择了一个生活的地方和方式。在此，我应该借助 James C. Scott 的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提到的理论来解释我所说的她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建构，James C. Scott 说 Zomia 地区的特色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环境、文化和宗教信仰，从历史上看，他们是没有边界可言。那么缅甸和中国的云南也处于 Zomia 地区，而且这些缅甸媳妇在中国生活的村寨就是自己本民族的人们，她们呈现出“无政府”和“无国界”的自我身份认同特点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文化冲击，有奘房，有共同的语言，有泼水节，有隆基穿，有神婆等等。在这里，没有太多的环境冲击，傣族的村寨在坝子，景颇族的村寨在山腰，周围种着水稻和果树，气候炎热，雨水较多。那么，她们认同了这些族群的特征，现代民族国家划分的国家边界就被弱化了，在她们眼里“国家”的边界并不影响她们的生活，除非国家采取一些方式来强化国家边界的概念。

3. “他者”的眼光

虽然她们对自己“外来人”的身份不是这么重视，可是她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还是最先找自己国家的同胞来帮忙，特别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缅甸媳妇经常会在一起商量事情互相帮助。

寨子中三个缅甸媳妇之间经常来往，因为另外一个缅甸媳妇已经到来二十年，年纪也不相仿，并且也不是来自缅甸同一个寨子，这三个缅甸媳妇都来自缅甸同一个寨子蛮九，这个寨子很大，住着汉族、傣族和景颇族。她们在缅甸的时候，彼此也都不熟悉，来到寨子里才熟悉的，才嫁过来的寡妇用就是惠帮忙介绍过来的，这也是男方家拜托惠的。她们三人平时经常在一起说话，逛街也会约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例如什么时候回家，或者谁有亲戚朋友要回家帮忙带东西，还有很多生活中的事情也商量，例如用的妹妹和弟弟以及自己的女儿到中国来打工也是惠帮忙介绍工作的，她们三人，惠来的时间最长，所以有什么事情她们会找她商量。可是有趣的是，她们在一起说话都说傣语，并不说面缅甸话，大家都能听懂，她们商量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什么时候回家等等。

寨子里的其他人并没有看不起她们，而且有意思的是寨子里的人也并不在乎她们没有中国身份和没有结婚证这件事情，有活动都会叫她们参加，傣族妇女需

要做家里大部分的活还要当很多大活动的幕后管理者和表演者，这些，这些缅甸媳妇都可以参加并且帮忙，寨子排练傣族的歌舞都有她们的份，并且每年三八节组织的去芒市或者瑞丽玩的活动也都会叫上她们，从她们嫁到寨子的那一天，寨子的所有人都承认她们是寨子里的媳妇了。本来傣族就是一个和和气气，客客气气的民族，所以她们生活都是如此和睦。

而除了每天和睦的生活在一起外，寨子里的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每个缅甸媳妇时为何要嫁来中国的，大家也都知道有的家里是因为条件太差所以娶了缅甸媳妇，只是嫁到了这里，大家都当她们是自己人了，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嫁过来的缅甸媳妇个个都漂亮温柔，很会干活，寨子里的老老少少都很喜欢她们，大家对她们的看法不会因为国籍而有什么歧视。而有些年轻人会说她们是“进口”媳妇也并无贬义，只是玩笑话罢了，说到底，他们都知道大家都是一样的傣族人。

四、结语

吉登斯的理论中提到：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下，由于地区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国家之间的边界被弱化了。在云南，与东南亚三国接壤的边境，随着边境两边交往的增多，关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的思考也日渐突出。

其实，只有在现代国家的概念中才有了国家边界的概念，对于 Zomia 地区生活的人们来说，从历史上看，他们并没有国家边界和政府的概念，而是在现代国家概念出现以后，这一地区才被划分成了有明确的边界的一个个国家，并且慢慢地强化了这些概念。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加强，大家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很多方式互相联系，并且到任何地方，所以国家边界的概念渐渐的被弱化了，特别是在两国的边境。

而本文提到的缅甸媳妇，虽然她们都是非法居住在中国云南德宏，可是要是我们不考虑她们的非法身份，她们并无什么不能融合进当地生活的任何原因和表现。她们认同自己是缅甸人，可是在笔者的调查看来，她们是缅甸人的身份和她们没有中国国籍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她们每天的生活中显得苍白无力。反而，她们是傣族，她们说傣族的语言，过傣族的节日，穿傣族的衣服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她们每天的生活中更能突显她们的身份。所以，笔者认为，在德宏州盈江县，在这个并不会会有警察来把这些所有的缅甸媳妇驱逐出境的地方，她们的身份认同建构是“无政府”和“无国界”的，族群的认同和家的归属感是这些缅甸媳妇来到中国后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方面。

五、四个主要缅甸傣族媳妇的介绍

个案一：黄世美，50岁，嫁到中国20年，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还红河学院读书，小儿子18岁没有读书了，在家里。缅甸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自己是老二。

和丈夫是1985年认识的，丈夫当时走路到缅甸做生意，两个人相爱，她到中国来，觉得这里的环境不错，有政府管理很好，就嫁到这里。她的父母都是中国人，父亲是江西人，打仗的时候到了云南，后来就到缅甸去了，所以她从小就会说中文。

她嫁到中国是1986年，当时还能办中国户口，很顺利就办下来，刚刚嫁过

来的时候特别想家，特别是吃东西不习惯。丈夫家有三个兄弟，十多年前就分家了。

家中有一辆卡车，与丈夫一起开车到缅甸做生意，主要是将中国的拖拉机、摩托车等机械产品卖到缅甸去，然后在缅甸租了 30 亩地种水稻，虽然水稻在缅甸卖的是中国十分之一的价钱，又不可以拉到中国来卖，但是缅甸租用水田是中国租用水田价格的几十分之一，也很划算，租用田地和倒卖机械产品需要向缅甸当地的山兵和政府交税，但是拉东西到缅甸去中国海关是不收税的，近一年他们都在做这样的生意，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在缅甸，家里面的田不多，十多亩，有甘蔗也有水田，不费事，缅甸播种和收割的季节都在缅甸做活，也不耽误，不请小工，自己就能完全做完。

个案二：惠，31 岁，嫁到中国十一年，生有一儿一女，女儿三年级，儿子一年级。缅甸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自己是老五。嫁到中国给了缅甸家中彩礼 4000 多元。

1999 年嫁到官纯，自己的奶奶就是官纯寨的人，大跃进的时候逃到缅甸去的。嫁到中国时正在读缅甸十年级，也就是高一。家中亲戚经常来拜访，去年姑姑到盈江县医院看病，表弟经她介绍已经到盈江打工两年了，帮人盖房子，今年过年之后姐夫也要到盈江来打工。惠是很能干的妇女，寨子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喜欢让她唱歌跳舞，有事也会找她帮忙。

她的丈夫已经去了缅甸打工一年半了，现在缅甸很多河流在修水电站，就从中国请工人去做工，每个月给两千多块，包吃包住，寨子里去了一家人，还有惠的老公，她的老公过年也没有回家，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惠准备今年去看看丈夫。

惠总是抱怨自己家没什么钱，没钱盖新房，自己家的地太少了，时不时的说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读书就出嫁了。惠很不满意自己的现状，而且很想家，经常寄照片回家。家中贴满了自己兄弟姐妹、父母的照片以及缅甸家中的照片。

户口的问题并没有烦恼她，只是不能出门旅游让她有点无奈。

家中的婆婆对她一般，婆婆有时会报怨她对自己不好，总是说大媳妇对自己好，还说娶缅甸媳妇好不好也就这样了。

个案三：用，36 岁，嫁到中国两年，在缅甸是寡妇，丈夫十多年前就死了，有一个女儿叫思恩玛（跟后爹姓）十八岁。嫁到官纯生有一个儿子，现在一岁。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自己是老大。嫁到中国来的彩礼是 6000 元。

用是惠介绍嫁到官纯来的，没有中国亲戚，以前也没有来过中国。嫁到中国来带着女儿一起过来，只是女儿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来了半年回去了一段时间，现在一直在寨子里，用的妹妹和弟弟也来到寨子里了，妹妹现在和自己女儿一起到县城帮人卖烧烤，弟弟正在找工作。

用所嫁的人家原来大跃进的时候逃到缅甸去的，后来过了十多年就回国了，大儿子留在缅甸成家立业了，小儿子和父母回来，小儿子四十还有娶老婆，就托惠帮忙说个缅甸媳妇，用刚好也愿意，就来了。

用来了两年了，可是汉话一点都不会说，因为她不怎么喜欢和人交流，害羞的很，买东西也让邻居们帮忙，有事就找惠帮忙，也很少出门和人交流，都在家

照顾小孩。

家中的婆婆也对她不是很满意，因为她带着孩子来，孩子有些不令人满意，还带来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让老人有些反感。

家中丈夫尤其害羞，平时都在外打工，帮人盖房子，过年几天回家了，看见有人来家里就害羞的进房间了，实在很难交流。寨子中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年轻时的女朋友家父母已经将她许给别人家了，所以他一直生气没有找媳妇，年纪大了看见同龄人都有好几个小孩了，才找的用。

而用觉得来到中国挺好的，还想将自己的女儿嫁到中国，因为这里的生活比缅甸好多了，而她的女儿却对缅甸还是很想念，想念家里的外婆，觉得缅甸比这里好玩的东西多，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环境。第二次来的时候渐渐地她交到一些朋友，每天有人会叫她出去玩，她还会找帮人做农活的工作挣钱，并且还会跟着别的姑娘一起去串伙子，坐着伙子的摩托去县城玩，算是慢慢融入当地的生活了。

她的女儿没有落成中国户口，而刚刚生的儿子去办准生证的时候被罚了 500 块钱，不知道为什么。儿子落了中国户口，她很想把自己的女儿也落成中国户口。

个案四：梦，36 岁，嫁到中国十年了，生有一儿一女，女儿三年级，儿子一岁。家中在缅甸有七个兄弟姐妹，自己是老三。嫁到中国的时候礼钱 3000 多元。梦的母亲是盈江县太平镇的人，也是大跃进的时候跑到缅甸去的，现在很少回家乡了。

梦 2000 年嫁到中国，当时已经 26 岁了，自己的丈夫比自己小九岁，是自己中国的婆婆来缅甸接自己来到中国的，来到的第二天就结婚了，第二年就生了大女儿。她的婆婆前两年刚刚去世，公公是县城的公安，有退休工资，但是从来不给她。她没有跟我说过她的丈夫吸毒的事情，但是全村都知道，因为警车已经来过两次抓他了，送到劳教所。

她的女儿告诉我，是她上幼儿园的时候，梦才知道自己丈夫吸毒的，当时就被抓走了，后来放出来，前两年又被抓走了，一直都没有放出来。寨子里的人都知道梦是被骗到这里来的。

梦经常在寨子里卖烧烤，以前每天都卖，现在只有逢年过节才卖烧烤，因为人多，她很能干，烤的烧烤很好吃，寨子里的人都爱吃，她就靠这个挣钱，家里的田也不多。

梦也没有中国户口，对此，她也没有太在乎，她总是会提自己在中国的日子太苦了，要干很多活，要伺候公公，带着两个孩子什么也做不了，钱也不好挣，不能打工。她一直没有提到过她的丈夫。

寨子里的人说她的丈夫从小娇生惯养，不仅什么活都不会做，也不好好读书，十六岁就开始吸毒，因为老爸在县城有工作，所以生活还能过的下去，找了老婆后本以为能戒掉毒瘾，但是上瘾严重，两次被抓。对于吸毒，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谁吸毒，但是都不会说出去，如果有谁要嫁吸毒男人的话，不是自家亲戚，不会告诉姑娘的，他们都怕惹事，影响关系。

梦在寨子里和惠交流的多些，其他的人也很少交往，她想回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去年生小孩没有回去，今年过年时卖烧烤赚了钱，正在计划过完年就回去了，带着两个孩子。

梦和公公相处地也一般，因为公公不给她钱用，平时在家要做很多活，做饭洗衣、做农活都是她，很辛苦。梦认为缅甸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国要干的活太多了，她说在缅甸这些活都是男人做的，

家中兄弟姊妹多，都不用自己做活，日子好过多了，嫁过来太辛苦。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 [2]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 [4]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Yale press.2009